

影像 心象

陆健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影像·心象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影像·心象/陆健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299-9

I .影… II .陆… III .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5721 号

影像·心象

作 者 陆 健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8.25 印张

字 数 172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299 - 9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 《爱的爪痕》后记 (1)
- 《名城与门》自序 (4)
- 读周颖南先生 (6)
- 我心中默念的名字
——谈《名城与门》的创作 (16)
- 《核桃林与白杨树》编后记 (20)
- 纪念
——《娜丝碧》后记 (26)
- 《买卖船》序 (29)
- 一个人的 45 年与一本书 (33)
- 对一本新书的认识,与两位老朋友的重逢
——序《美丽的谎言》 (38)
- 发生了什么
——《湿衣忝集》序 (44)
- 权作与朱滢莹和她的同学聊天
——《对镜起舞》跋 (50)
- 故乡的面容
——关于李伯安的画 (58)

叶延滨的杂文·····	(63)
地球的痛苦	
——读徐刚的《地球传》·····	(70)
中国文化的诗学本体论阐释	
——介绍《中国诗性文化》·····	(77)
回顾,又不仅仅是回顾	
——重看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	(85)
刘海潮诗集序·····	(98)
《别人的诗歌》自序·····	(103)
从《渔人的晚餐》中分一杯羹	
——略论王涛诗作·····	(109)
2 关于《感觉再生》的一些思考·····	(117)
初识《白马》·····	(123)
《二十世纪外国著名短诗 101 首赏析》后记	
·····	(129)
关于《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	
——《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后记·····	(133)
隐显在字里行间的“马”	
——牛汉诗歌作品意象谈·····	(142)
走近牛汉·····	(149)
《有一种罪行叫饥饿》序·····	(161)
《凉水泡茶》序·····	(170)
吴芜的一些诗作	
——《歪瓜裂枣》代后记·····	(174)

“34 份礼物”送给谁? ——《34 份礼物》后记	(178)
《三星堆之门》的结构、叙事及其文化意义	(182)
广播学院和我	(190)
田文运《画说历史》序	(200)
我写《马赛克拼图》	(204)
真实的田楼,虚构的作者 ——《田楼,田楼》后记	(208)
九次邂逅之后	(218)
比尔和我 ——《枫叶上的比尔》后记	(221)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洛水之阳》后记	(227)
《温暖》之于我,之于诗歌 ——《温暖》后记	(234)
视觉的盛宴,色彩的狂欢 ——感觉李宽近作“快乐的土地”	(248)
清陈旧账 ——《一些片断》后记	(252)

《爱的爪痕》后记

诗人并不孤独。

诗一经写出，于诗人便是另一种存在。纵然未曾公诸于世，有诗和诗人在一起交谈友善，这怎能是孤独？

诗应该走进人群中去，走到读者面前，作为对当今人们精神生活的参与。说是社会责任感也好，说功利心也罢，反正不外乎于此。

功利和名利两个概念：一个对群体而言；一个对个体而言。为群体写诗叫工作；为自我写诗叫消遣。

人都具备其自身最有价值的东西，怀石或握玉，有的是诗的，有的是非诗的。有人天生可以做诗人，有人披肝沥胆可以做诗人，有人或是科学巨擘的坯子，却无论如何不适合做诗人，方纳圆凿，那堆印成铅字的分行的句子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

好的文学作品是给人启发、联想最丰富，且能唤起人的激情的作品，诗亦然。

诗美无所不在，正如佛家所谓“平常是道”。囿于诗人的思维模式“时而不在”。问题是诗人对某景某情有无一个“悟”

字，并能否不失时机地把悟得的东西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

诗是难度最高的文字的艺术，它似乎空谷来风飘忽不定，或撞到你笔下如有神助，或以不平静的等待为前导。对大多数人来说诗是一种长久的苦役，无可避免地令人处于被熬煎的状态，诗的创作过程是生命的欢呼。诗成之后，便一日一日地退向遥远。

我确信自己能够成为诗人，但只能是披肝沥胆才将学有所成的那一类。我为了出名而学诗，在如豆的煤油灯下，想从“广阔天地”里杀出去。今天，我对自己那种不纯洁的初衷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

诗与名誉和社会地位，是人飞翔的双翼——大学时我仍这么认为，虽说已觉得有些什么压在肩上了。直到现在较清楚地认识了诗人是人们表达自己、在社会背景下实现自己的一种手段之后，却依旧未远离名利的磁场。所以未取“阴影”这词形容名利，是出于下面的理由：

历史并不怕人们为自己着想，相反地，驱使人们为自己着想恰是历史的聪明之处，让人自己榨取自己身上的血汗来丰富时间的进程。历史从不吝惜桂冠，需要多少她就高高兴兴地纺织多少。人们也需要桂冠，需要它作为个体生存的荣耀，以致在谋求它的道路上挖掘自己在一般状态下也许会永远沉睡的智慧。

我笃信诗是功利的，面对现在就是同时面对过去和未来。诗中远古的回声，也是意在把由于文明的悠久造成的人的钙化的思维激活。我也笃信：人类必须兜一个文化的大圈子才能最终回归自在的人本身。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过：“我们花费毕生的精力，或许能

写出十行好诗。”那“或许”二字使我激动万分。这是多么珍贵的语言，而人是多么崇高的境界。

1987年10月8日

《名城与门》自序

这是我的第七部诗集。

影像
心象

4

数字不能说明问题。但，自我感觉这是迄今我最好的一本集子。是的，敝帚自珍的，还有去年11月由新加坡文化艺术协会出版的《窗户嘹亮的声音》。其中篇什，毕竟从1980年—1990年，创作时间拉得较长，虽能为我十余载笔墨生涯画一个大致轮廓，到底不如这本书较集中地反映作者近年的耕耘的状况所达到的水准。这是我近年文艺观念、自觉程度的一个折射。

尽管如此，自1985年的《薛伟小提琴演奏》到新近完成的《舞蹈的陈爱莲》，本书的完稿仍旧历尽春秋。由偶然到形成明晰的创作规划，是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集子里约五分之四的诗是近一二年写就的。

我常常仰望夜空，群星闪烁；回顾历史，高峰林立。我们是受恩者，全身沐浴着他们的光辉。他们的持续不断的赐予，使时间暗淡，使我们的生活有别于以往。我们常常徜徉在他们倾注了精血的世界中而不自知，这就令一个诗人想起他的责任。

艺术以“不择地而出”、以自由为宗旨，诗歌尤甚。划定一个范围，无异画地为牢；面对一个个具体人物，几近陷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艰难且危险，有时一首诗写到一半便显出窘态，直到又一次迎来灵感的光顾，或因读书找到新的“切入”与表述角度，则作品很可能变为另一风格的建筑，在限制中迸出灵魂的欢呼。

“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林林总总，而我只能写我能写的，对表现客体思想、艺术成就、个性特色的把握，人的形象进入感觉，缺一不可。其余只好恭谢不敏。同时又要和创作的思维、情绪的随意性作斗争，又需注意诗歌艺术的特点，不扼杀写作所必需的灵性、悟性。一言蔽之，这些倔强的人物在诗中的一个一个出现，是对作者理性感性能力的考验与一次次严重的压迫。

可慰的是这一次次压迫得到了在世的杰出人物和或许杰出人物的热情帮助与诸多认可，苏金伞、王成喜、曾卓、张一弓、陈天然、天豪、孔孚先生，还有为本书题写书名与扉页的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张海先生，他们的关怀使人心中升起崇高的感情。

但公允的评价、恰当的表达不总是站在我一边，我毫不怀疑一些作品与章节会有让读者失望之处。因此我想说诗的成功基于我所敬仰的文学艺术家们本身具有的高度，作者的误解与偏颇无碍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目光投放在更其高远的地方。

记忆他们的名字已经是对我们内心的冶炼。

1991年3月2日

读周颖南先生

影像 心象

6

我认识周颖南先生已逾十年。一直想写篇文章，说点什么。然而周先生岂是可以随便谈论的？他是新加坡著名企业家，享誉东南亚、被称为“南国玉树”，“南洋一支笔”的作家，新加坡与中国大陆数十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其文学活动、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影响巨大。他的著作《迎春夜话》《南国声华》《映华楼随笔》《南国情思》《颖南选集》《周颖南文集》卷帙浩繁。记录其生平事迹的传记类著作就有三四种之多。《南国颖秀——周颖南教授古稀纪念专访》盒式录像带面世。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还曾经专门组织文学界、出版界名流专家为他举办过“周颖南文学创作45周年研讨会”，可谓洋洋大观，似乎有形成“周颖南现象”“周颖南热”的趋势。那么还需要我——一个普通学人聒噪些什么？周颖南是个大题目，对于他，我是否能够读懂？但我相信，大题目需要反复地做；并且常常要从小处、细微处做起。我认识、熟识周先生的过程，是对他不断加深了解、理解的过程，是不断感受、欣赏、学习他这个人、他的道德文章、为人风范的过程。

我是敬爱周先生的。与周先生的相识无疑是我十余年来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事。我小时候经常被教导要敬爱什么人，其实对“敬爱”这个词真也摸不着头脑。我尊敬老师，离“爱”却着实差得太多。并且我如今也教书，深知学生对老师，起码绝大多数老师，你只要考试及格，不在课堂上讲粗话，离他近点远点都行。鲁迅我曾经敬爱——后来我知道那仅是“佩服”，我只是在读《阿Q正传》《孔乙己》，看到鲁迅带点刻薄的幽默时才“爱”上他，就像读完《好兵帅克》之后爱上作者雅·哈谢克那样。接触过的人中间我发自内心“敬爱”过的人大约只有四个：我的外祖母、苏金伞、牛汉、周颖南。“敬爱”是个沉甸甸的我们不敢轻易启用的词汇。我爱外祖母，毋庸细说；苏金伞、牛汉是真正的诗人，70年、90年的市廛弄不脏他们的心，周颖南则让我看到了迥异于我们身边人等的另一种正直、磊落高大者人生，体现着某些我个人理想中的完美人格。

应该说认识周先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幸运。1990年通过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诗友赵跟喜，我开始与周先生通函，开始谈些散文创作方面的问题，周先生寄来的作品也曾在我任职的《散文选刊》杂志上刊登。不久后收到他为文坛前辈、红学家俞平伯教授刊印的《重圆花烛歌》一书，精美大方，使人爱不释手。我在多篇文章中读到周先生为国内作家操办出书事宜的情况，遂不揣冒昧地提出也想在狮城出本诗集。信件发出，随即惶惶，觉得自己真的太过分了，以鄙人的资历水平，在诗坛的模糊不清的面目，劳动周先生大驾，几近不知天高地厚。正忐忑间，周先生的大札已跨海飞来，就像他在拙著《窗户嘹亮的声音·序》中所说的，“最近，陆健希望他的诗

飞越海洋，为广阔的世界讴歌！……诗一般的想象！但，友情告诉他：美丽的愿望可以实现……”

我好一阵激动。周先生欣然允诺，丝毫没有怪罪一个后生晚辈唐突、不懂事的意思，并嘱我尽快整理稿件与照片。我在中国文化部印刷厂印制的胶片与新加坡印刷机的感光器件对不上型号，周先生又重新安排制版印刷，把书印好，乃至大捆的邮包上的字都是他亲手所写，一笔一画遒劲整齐。我知道周先生凡事要亲自动手的，为了我，他一个花甲之人付出这么多，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都让我愧疚不已。

我承认，与周先生交往之初，我只是很“喜欢”这位老先生。他那么精干、爽直、讲求办事效率，热衷文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我出了书就寄给他，寄每期的《散文选刊》杂志，他每次都很快回信。我到北京之后，通讯地址多次变更，却丝毫没有影响彼此的信札往还，有时他还打电话给我，给我关怀和鼓励。我当时“喜欢”他，其中很有些“感觉新奇”的成分：我所见过的商人，为官商者，多鸭行鹅步，颇有见官使财、见商以权势压人、逼人就范的派头；私商多大腹便便，精明中透着狡黠阴鸷，做生意鬼鬼神神，眼皮直往女人的裙子边上溜来溜去。我所见到的文人或削尖脑袋想往“领导阶层”里钻，或自命清高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同时因其经济地位低下，说到金钱也免不了眼睛发亮。当然，这是我比较了解的若干商人、文人，更多的是我根本无法走近戴着面具的他们。周先生正直、正派，高官巨贾见得多了，本人又文名鼎鼎，谈笑皆鸿儒，但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当时我想：中国古人称道的温文尔雅，西人所谓的“绅士”，二者合璧，大约就是周先生这样的吧？

我敬重周先生，有晚辈对长辈的敬重，有后学者对一位成功者的敬重，且对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颇多感悟。周先生于40多年前买舟南渡，从中国福建到印尼的东爪哇，到雅加达，到1970年移居新加坡并入该国国籍，经过诸多职业的变动，工作、生活环境的变更。他曾与友人合作经营汽车零件，收音机装配厂，在保险业、银行中任过职，经营过纱厂、植物油提炼厂、针织厂、染整厂、成衣厂、饮食业，后来做了拥有16家连锁店的同乐饮食业集团的总裁。光这些，就足以使我们这般只会吃“国家饭”、抱“铁饭碗”的人瞠目结舌。有报刊称周先生是一位“幸运者”，我十分的不以为然。周先生多次迁居，频频更换职业与环境，恰恰说明他的事业有相当一段时间不那么顺利。在他与朋友合办的同丰贸易公司刚刚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之时，1959年印尼币制改革，把所有的钞票、银行存款、信用票“剪掉”90%，这对他的事业的影响可想而知。有人会引孟子之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我想当初周先生“买船南渡”时，一定有抱负，有理想，却未见得想到自己一定能如今天这般成为一个赫赫然、纠纠然的人物，谋生是第一要务，“身担大任”只在可能之中，只能循序渐进。他当初只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现实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周先生在《向祖籍国亲人汇报》（见1999年12期《炎黄春秋》杂志）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已讲得很清楚。他意志坚强，不怕挫折吃苦耐劳，又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深谙经营之道，善于抓住商机。这些是他成功的内在因素。他的父亲子溪先生是一位民间教育家，“文章乃千古之盛事”的思想应该说是影响了周颖南先生的人生志向，加之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他20岁时就开始发

表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半个世纪以来出版小说、诗歌、散文、学术论文等近二百万字，完全可以称得上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博学多才，勤奋努力。成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由于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及重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

我认为，周先生是最懂得“物质的精神性”和“精神的物质潜能”的。经济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不停歇地工作以满足生存需要。但发财不是目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使他获得自由，精神上的独立性。于是有了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精神生活、艺术创造的条件。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新中文化交流。周先生近20年来频频访问中国，结识了诸多文化艺术名流，写下大量散文、论文。在这里我想着重一提与他的商业行为联系最紧密的——他关于饮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新加坡饮食文化巡礼》《“抱娃娃”回娘家》《让中华烹饪发扬光大》《〈美食家〉面世宴会献词》《中国烹饪前程似锦——二十一世纪展望》《新加坡中国烹饪的发展情况及其跨世纪的走向》等，表现了专家的眼光和学者的热情。所以在读这些篇章时我们宁可把周先生看做一位从商的文化人。是的，假如用一个词来评价、概括周先生的话，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文化人，这样才准确公允。

因为周先生的工作实绩、经济实力和他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他被推选为世界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我说周先生最懂得“精神的物质潜能”，因为他在他的同乐饮食业集团经营范围内，做足了文化的文章。据说他的酒楼餐厅，多装饰中国字画、工艺品，营造高雅的氛围，甚至该集团还创办了一份颇为考究的宣传期刊——《品味》，我观赏过其1999年第1

期，画面精美，一篇篇短文，寻诗摘句，旁征博引，相当有文采。周先生调动各种方法，让顾客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接受文化艺术的熏染。我相信这是一种经营之道，同时也是一种讲求实用的文化观念使然。让文学艺术的美融入更广泛的生活内容。

周先生频频来中国访问，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他多次随外商投资团体、访问团队到中国贫困地区考察，慷慨解囊，不思回报，单是1994年4月在河北涿鹿，就为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始祖古城旧址修建工程认捐人民币一百万元。在其他地区，捐资无数。不像有的人，一旦发迹便目中无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抛几个小钱，为的是换取名声，换取社会对个人的更大回报。

我手中有幅周先生与涿鹿县委负责人的合影照片，拍摄时间为1998年10月3日。照片上的周先生脚穿旅游鞋，右手稍握左手，一副淳厚朴实神态，比较之下倒显得旁边的陪伴者更要“洋气”些。不啻如此，陈诏先生的文章《亦商亦文的周颖南先生》亦可作为旁证，他说：“更可贵的是，周先生富而好礼，在文人面前丝毫没有‘财神爷’的神气和傲气。早就听说，他与丰子恺、赵朴初、巴金、叶圣陶、俞平伯、丁玲、冰心、刘海粟等大师有深交，而且拜俞平伯为师，执弟子之礼。每一次到上海，他都要在豫园宴请上海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常常是高朋满座，济济一堂。但是他绝不摆出主人翁的架子，而是把这种宴请称之为‘豫园雅集’，把自己当做集会的一员，奉觞侍酒，态度谦恭。近几年来，他为友人鼎力赞助出版《海粟老人近作》《海粟大师山水小景》《玄隐庐拓印》《玄隐庐诗》《丰子恺画集》《紫山老人八十自寿》《钵水斋诗稿》